



08211

禮記卷二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禮運第九之一

別錄屬通論

禮運者言禮之運行也蓋自禮之本於天地者言之四時五行亭毒流播秩然燦然而禮制已自然運行於兩間矣然必為人君者體信達順然後能則天道治人情而禮制達於天下此又禮之待聖人而後運行者也周衰禮壞孔子感之而歎因子游之問而為極言禮之運行聖人所恃以治天下國家者以告之陳氏澣曰疑子游門人所記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釋文與音預蜡出緣反觀古亂反喟

去塊反又苦怪反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一

蜡歲十二月合聚鬼神而索饗之也黨正國索鬼神而

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與於蜡賓言與於蜡祭飲酒之賓也觀闕也門旁築土而高可登以眺望者蜡

祭在黨之序夫子出於序而遊於觀所謂闕黨者與大道之行謂五帝時也英才德之秀出者三代之英卽下

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是也逮及也孔子言帝王之盛已不及見而有志乎此蓋登高眺望有感於魯之衰而思得位行道以反唐虞三代之治也鄭氏曰不言魯事為其太切廣言之○註疏謂蜡亦祭宗廟孔子助祭出

遊於象魏之上其說非是宗廟冬已烝祭蜡又祭之不亦煩乎臘祀先祖乃秦制耳

說詳月令

象魏尊嚴必無登眺

之理熊氏謂遊為遊目然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不容若

至象魏而遊目亦非所以爲敬矣爾雅觀謂之闕孫炎  
以爲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處周禮所謂象魏也  
然闕實不惟象魏有之詩言城闕是城門有闕左傳鬻  
拳葬於經皇杜氏註云經皇冢前闕是墓門有闕又左  
傳屨及於室皇之外註云室皇寢門闕是寢門有闕是  
凡有門皆有闕皆得謂之觀也若雉門之闕則天子諸  
侯皆有之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是也而公羊傳又以魯  
設兩觀爲僭禮則必天子諸侯雉門之闕其高卑等級  
不同魯之兩觀其高與天子之制同故爲僭禮非諸侯  
不得有闕也餘處之闕則其制當又加卑焉雉門之闕  
獨得專闕之名者正以其高於餘闕爾其實有闕者不  
止雉門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二

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  
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  
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釋文長丁丈反

矜古頑反分扶問反  
惡烏故反爲于僞反

大道言道之廣大而不偏私也行謂通達於天下也天  
下爲公者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也選賢與能諸侯  
國不傳世惟賢能者則選而用之也講信者談說忠信  
之行脩睦者脩習親睦之事男有分者士農工商各安  
其業也女有歸者嫁不失時也謀謂相圖謀也蓋人之  
所以相圖謀而至於爲盜竊亂賊者由於身困窮而俗  
惡薄也今大道之行如此則民無不足不贍之患而有  
親遜和睦之風故圖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門戶之扉從外闔而不關閉也同和也平也此言五帝之時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教者去眾以爲殃是謂小康

釋文知音教音世本亦作勢去起呂反○按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此十字當在貨力爲己之下

今謂三代以來也隱猶微也天下爲家傳子而不傳賢也大人諸侯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國於子無子則傳弟也城郭溝池以爲固設險以守其國也紀條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三

理也禮之從來遠矣與天地並五帝之時未嘗不以禮義治天下但其節文度數之詳至三代而後備耳言三代以來大道既微在上者既以天下爲家而不復傳賢在下者各私其骨肉各愛其貨力於是有無相耀貧富相競而親遜和睦之意衰不足以相維持故圖謀由此而作兵革由此而起也兵起卽亂賊之事既有亂賊則盜竊不足言矣世變既異則聖人之所以治之者不得不詳故大人世及以防篡奪之端城郭溝池以爲守國之險備設禮義以爲條理之密此三者皆聖人之因時立政而要以禮義爲本此下所言皆禮義爲紀之事也賢勇知者謂以勇知者爲賢而登用之也以功爲己者使之立功於國以輔助於己也由用也選者高出之意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用此禮義以治天下而爲三代

之高出者所謂三代之英也上言禮義而下但言禮者以其文言之謂之禮以其理言之謂之義言禮則義在其中矣考成也刑法也著其義以導其行考其信以杜其欺著有過以懲其罪法仁恩以厚其性講遜讓以防其爭凡此皆所以謹於禮而示民以常行之道也苟不由此則無以治其民雖在勢位衆以爲殃禍及於下而必黜去之也康安也蓋人倫厚則雖各親各子而恩亦足以相被矣設制度立田里則雖貨力爲已而力亦足以相贍矣刑仁講讓則講信脩睦之道亦無以異矣舉賢尚功而不由禮者則去則雖大人世及而仍不失乎選賢與能之意矣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爲時不同而同歸於治也小康者言其稍遜於大同之時也此篇言聖人以禮治天下其體信達順功效至盛而此乃以三代

之禮義爲小康者蓋五帝之時風氣方厚而聖人之治乘其盛三代之時風氣漸薄而聖人之治扶其衰故其氣象之廣狹稍有不同者非聖人之德有所不足也時爲之也○張子曰大道之行如堯舜方是謹於禮所以致大道之行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亦不害於不獨親不獨子止是各親各子者恩差狹至於順達之後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矣大人世及以爲禮古來亦有但道隱之後雖有子如朱均有臣如伊周者亦不能行堯舜之事故以世及爲定禮城郭溝池爲固亦是禮義以爲紀之事所以防亂也大道旣隱由暴君以壞之也然使堯舜承桀紂之後亦當禮義以爲紀六君子居堯舜之世是亦大同之治也以其龔亂急於禮義適得小康耳馬氏晞孟曰傳子傳賢皆天之所與非人之所爲也

老有所終至廢疾有養三王未嘗不同也以正君臣至  
以立田里五帝之時亦莫不行也孔子傷時之弊欲復  
歸於至德之盛故言如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  
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  
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  
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  
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釋文復扶又反下復問同相息  
亮反遄市專反殺尸教反徐戶  
交反冠古亂  
反朝直遙反

三代之時大道旣隱謀作兵起聖人以禮治之然後天  
下復安則可以見禮之急矣承天之道者本其自然之  
秩序禮之體所以立也治人之情者示以一定之儀則  
禮之用所以行也禮者人之所恃以生失禮則亡其所  
以生矣殺效也應氏鏞曰禮之大原出於天故推其所  
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列於鬼  
神充塞乾坤昭布森列而不可遺達於喪祭射御冠昏  
朝聘人道交際周流上下而無不通法於天地鬼神者  
所以承天之道達於天下國家者所以治人之情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  
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

吾以是觀之

釋文與  
音餘

鄭氏曰得夏時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得  
坤乾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熊氏安生曰  
殷易以坤爲首故曰坤乾愚謂子游聞夫子告以禮之  
急復欲問其詳而夫子以所得於夏殷者告之也之適

也徵證也杞夏之後宋殷之後蓋禮義備於三代而夏  
殷者周所監以損益者也故欲觀夏殷之禮而之於杞  
宋但二國文獻不足無可考證所得者如此而已以是  
觀之者以是二書而觀夏殷之禮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  
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釋文燔音煩捭卜麥反注作  
音作烏抔步侯反蕢依註音出桴又作擘皆同汙烏華反一  
反又若怪反桴音浮○胡氏蕢如字

鄭氏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

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  
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  
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出堀也謂搏土爲桴也土鼓築土  
爲鼓也孔氏曰中古雖有火化未有釜甑燔黍者以水  
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而燔之捭豚者捭析豚肉加

於燒石之上而熟之鑿池汙下而盛酒故曰汙尊以手  
掬之而飲故曰抔飲桴擊鼓之物蕢桴者搏土出爲桴  
土鼓築土爲鼓杜氏子春曰土鼓以土爲匡以革爲兩  
面可擊也胡氏銓曰蕢草也以草爲桴愚謂禮經緯萬  
端無乎不在而飲食所以養生人既生則有所以養之  
故禮制始乎此焉曰猶若者言非獨養人者質略如此  
而猶可以奉祭祀焉由其物不足而誠有餘也○孔氏  
曰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是二書所見之事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  
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  
皆從其初釋文號戶毛反飯扶晚反苴子餘反知音  
智首手又反鄉許亮反○鄭註苴或爲知

孔氏曰臯引聲之辭某名也升屋北面告天招魂復魄  
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飯用生米故曰飯腥至

葬設遺奠苞裹孰肉以送尸故曰苴孰天望謂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死者比首歸陰之義生者南鄉歸陽也愚謂上言古者養生之禮如彼此又言及其死而送死之禮如此也然養生之禮後世聖人既變之矣以其過於質野而且不足以養人也若送死之禮則雖其棺槨衣衾之美有踴事而增者至於飯腥苴孰以盡其事死如生之愛天望地藏以順乎魂升魄降之宜此則出乎心之所不容已與順夫理之所不可易者夏殷之禮因之而不變焉故曰皆從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七

皮

釋文檜本又作增又作會同則登反檜本又作巢助交反茹音汝交于既反

鄭氏曰寒則累土暑則聚柴薪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此上古之時也孔氏曰此論上古之時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土而為窟橧巢者檜聚其薪而為巢茹毛食鳥獸之肉弁茹其毛以助飽陳氏澣曰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弁食之也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炮薄交反徐扶交反亨

普平反下合亨同炙之石反酪音洛○范陳氏作范

鄭氏曰作起也脩火之利謂孰冶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甒甓及甗大榭器之所藏也炮裏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亨煮之饅也炙貫之火上以為醴酪蒸釀



之也酪酢載朔亦初也陳氏澁曰範字從竹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範范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以爲陶器也愚謂茹毛飲血未有火化也燔黍捭豚雖有火化而火之利未盡也後聖脩之而器用宮室飲食衣服凡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具莫不資火以成而後火之利盡矣上古之居處飲食被服過於樸陋而不宜於人後聖通其變而相生相養之道乃盡皆從其朔者夏殷之禮亦因之而不變也

故玄酒在室醴醖在戶黍醖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

釋文醖側眼反黍依註爲齊才細反醖音體榘本或作假古雅反

元酒鬱鬯也水及明水皆謂之元酒鬱鬯配明水而設

而尊於五齊故因謂鬱鬯爲元酒也在室者在室內之北也醴醴齊也醖盎齊也盎齊盛之以醖故謂之醖在戶者醴在戶內之東醖在戶外之東也黍醖醖齊也在堂在堂上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此不言泛齊沈齊者或文略或據諸侯之禮惟有三齊也澄清也澄酒三酒也三酒清於五齊故曰澄酒在下在堂下也尸在室設酒之法以在北者爲尊以次而南五齊所以獻酢故在室內及堂上三酒則旅酬及無算爵之所酌故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按特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楹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牲在獸西天子諸侯省牲之禮亦於廟門外陳之也備其鼎俎者特牲禮夕陳鼎於門外是也少牢禮祭日陳鼎大夫尊辟人君之禮也琴瑟堂上之樂管磬鐘

鼓堂下之樂列者磬鐘鼓皆縣之琴瑟與管雖未遽入亦使工執之而陳列於廟門之外以待及時而納之也祝謂饗神之辭嘏謂嘏主人之辭脩謂預脩習之以待用上神謂尸也若詩稱尸爲神保也先祖譏死者之精氣也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故君迎牲而不迎尸而君臣之位正祭立尸北面而事之以明子事父之道而父子之恩篤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而兄弟之情睦序爵辨貴賤而上下之分齊君在阼夫人在房而夫婦之位各得其所祜福也此節言將祭之先陳齊酒脩禮樂省牲視濯將以假祖考備十倫蓋雖未與神交而其慮事之預備物之具致愛致愨而祭則受福者已於是乎在矣蓋祭祀之行事雖在於迎尸殺牲之後而積其誠敬以爲昭格之地者實在於

未事之先易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颙若正此義也故此下三節備言祭禮而受天之祜特於此言之○孔氏曰崔氏云周禮大禘王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醴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醴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用四齊三酒四時祭二齊三酒鄭註司尊彝四時祭用醴盎而已魯及王者之後大禘與王禘禮同禘與王四時同侯伯子男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四時惟用盎齊用三酒皆同於王天子大禘用五齊三酒五齊各有明水之配三酒各加元酒通鬱鬯明水共十八尊愚謂先儒不知禘大於禘故疎謂禘用五齊禘用四齊又其言王與后獻尸所酌之尊及用齊多少

之差及謂賓長醕尸及加爵用清酒及三酒配元酒其說亦皆非是今以愚意疏於下方○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追享謂大禘朝享謂大禘也朝踐朝獻皆謂朝事獻尸也以邊豆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曰獻二句臨川王氏說再獻饋獻皆謂饋熟獻尸也以其次於朝踐而獻則曰再獻以其與饋熟同節則曰饋獻朝獻兩尊一盛泛齊一盛醴齊也饋獻兩尊一盛盎齊一盛醴齊也鬯則盛沈齊也是天子禘祫與四時之祭皆有五尊以分盛五齊則無多寡之差矣蓋王祭齊有五酒有三猶邊豆之有八鼎

俎之有九不因殷祭時祭爲隆殺也但經記所言或據侯國之禮或畧舉而不備說者因以爲禘祫時祭多少之差實皆臆說無據也五齊配以明水當有十尊司尊彝於朝獻饋獻皆惟言兩尊者惟據所酌以獻者言之不數明水之尊冢人云以疏布巾冢八尊亦不數明水也王祭十二獻每節皆備三獻說見於後朝獻兩尊王獻酌泛齊之尊后與諸臣獻酌醴齊之尊饋獻兩尊王獻酌盎齊之尊后與諸臣獻酌醴齊之尊司尊彝不言醕尸所用之尊蓋醕尸卽用饋獻之尊與○特牲禮加爵三皆不酌堂下之尊蓋堂下之尊至將酬賓乃設之特以爲旅酬無算爵之所用不但以獻尸卽獻賓及兄弟之屬皆不酌此尊也王祭羣臣醕尸用饋食之醴齊則爲加爵者宜降用沈齊其所酌蓋堂上之鬯尊也○設

尊之處醴醖在戶醴在戶內醖在戶外以特牲少牢尊於戶東推之則盞齊設於戶東卽特牲少牢禮設尊之處凡尊於戶外者皆在戶東士昏禮尊于房戶之東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是也醴齊設於戶內之東直盞齊之北又其北爲泛齊當室東壁南北之中又其北爲

鬱鬯在北墉下也

士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禮器鬯尊于室中北墉下

禮器鬯尊

在阼則沈齊設於阼階上東傍東序醴齊在堂蓋在堂上東楹之西當燕禮設尊之處也蓋設尊必有所傍或傍於壁或傍於楹或傍於序事當然爾鬱鬯五齊皆以

明水配設鬱鬯傍北墉醴齊南傍於壁盞齊北傍於壁皆東西設之而西上泛齊傍於室之東壁醴齊傍於東

楹沈齊傍於東序皆南北設之而北上

鄉飲鄉射禮設尊西上統於賓

也士虞特牲設尊亦西上統於尸也

燕禮設尊於東楹之西南上公在阼階上統於公也此室中堂上之尊東

西設者西上南北設者北上皆統於尸也鄭氏解澄酒在下以澄爲沈齊酒

爲三酒謂沈齊三酒皆在堂下非也沈齊雖爲五齊之

下然視三酒爲尊且配以明水必不設於堂下也特牲

禮將酬賓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人君堂下之

酒其設之亦必在此但士止四尊人君備三酒而羣臣

衆多其設尊多少不可考又特牲禮堂下無元酒燕禮

尊士旅食者於門西兩方壺無元酒蓋尊之設於堂下

者例無元酒之配一則元酒尊不設於堂下二則堂下

之尊但爲旅酬無算爵之不用以其不用於正禮故畧

之三則堂下人衆故使兩尊皆酒所以優之也天子祭

用十八尊鬱鬯五齊配明水爲十二尊三酒自相配爲

六尊也○坊記醴酒在室醴酒在堂祭統執醴授之執

鐙禮器祭義祭統皆言夫人薦盞無言泛齊者是諸侯

無泛齊也又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薦熟時夫人獻已用酒從上醴齊差而下之朝踐君獻尸用醴齊夫人用盞齊饋熟君獻尸用醴齊夫人用酒是諸侯又無沈齊也禮記所言多據魯禮乃上公九獻之禮若侯伯惟七獻則朝踐饋食夫人不獻尸惟用二齊醴齊醴齊也子男五獻朝踐饋食君夫人皆不獻尸其醴尸當與侯伯同君用醴齊夫人用酒是子男用一齊也五齊惟醴之所用最廣冠昏皆用之子男惟用一齊則君醴尸或進用醴齊宜更詳之○此上所言於禮雖無明據但合諸經記所言推之則或當如此耳

作其祝號立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殺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滌帛醴醲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

以嘉魂魄是謂合莫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殺本或作肴尸交反越音活字書作越冪本又

作奠同莫歷反衣於既反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鄭氏曰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盞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上古也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冪覆尊也滌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愚謂作其祝號謂尸未入時祝作牲幣之嘉號告神而饗之也少牢禮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淂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大夫士祭禮自饋食始祭初卽設饌饗神人君祭始未有饌具則其饗神之辭未知如何意者雖未設饌而亦預舉之以爲祝與元酒以祭謂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也薦其血毛者初殺牲時取血毛以告殺也此二句皆尸初入在室時也腥其俎以腥肉盛於俎以進之殺骨體也孰其殺

謂以湯爛骨體而進之此與下醴醢以獻三句皆尸出  
在堂行朝獻之時也越結也越席結草爲席若司几筵  
莞筵蒲筵之屬也疏布纁布也冪所以覆尊鼎者周禮  
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滌帛者祭服  
用帛皆凍絲而織之也此三事非惟施於朝踐以與上  
下所言朝踐之禮並因於中古之禮故弁而言之曰與  
其者明與上下所言專屬於朝踐者不同也醴醢以獻  
者朝踐時君獻用醴齊夫人獻用盎齊也燔燔肉炙炙  
肝也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長兄弟  
以燔從彼謂酌尸從獻此則朝踐時從獻者也嘉善也  
魂氣爲陽體魄爲陰醴醢燔炙之屬可以飲食而以味  
饗神者所以嘉魄也血腥之屬不可以飲食而以氣歆  
神者所以嘉魂也此節言祭初至朝踐所行之禮乃所  
因於古初者報氣報魄合陰陽以求之足以通合乎冥  
莫之中也○孔氏以越席疏布爲祭天之禮非也上下  
皆言祭宗廟之事此乃忽言祭天有是理乎郊特牲蒲  
越藁鞞之尙藁鞞爲祭天席則蒲越非祭天席矣疏布  
說見禮器○陳氏祥道曰國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齊  
王公立飫有房齊親戚燕飲有殺齊全齊豚解也房齊  
體解也殺齊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鬣去蹄兩肱脊下  
篇葬奠羊左肱亦如之四鬣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  
兩肱一脊而爲七所謂豚解也若夫吉祭則天子諸侯  
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殺腥其俎謂豚解而  
腥之爲七體熟其殺謂體解而熟之爲二十一體大夫  
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邊豆鉶羹祝以

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釋文鉤又作鏹音刑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愚謂合亨者合左右體而亨之也朝踐時孰其殺雖爛之而實未熟且其薦於尸俎者惟右胖十一體而已至此乃合牲之左右體亨熟之也體其犬豕牛羊者既熟乃體別其骨之貴賤其右胖仍升之尸俎其左胖則以爲主人主婦及助祭者之俎也籩豆朝踐時已有此則謂饋食之籩豆及加籩加豆之等也簠盛稻梁簋盛黍稷特牲禮黍稷二敦少牢禮黍稷四敦此兼有稻梁者諸侯以上之禮也鋼羹羹之有芼者盛以鋼器亦饋食時之所薦也祝謂饗神之祝辭也嘏謂尸嘏主人之辭也祭初饗神祝辭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十四

以主人之孝告於鬼神至主人醑尸而主人事尸之事畢則祝傳神意以嘏主人言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而致其慈愛之意也祝以孝告卽上作其祝號之事在於祭初此又言之者以尸之嘏所以答主人之孝故又本上而言之也此節言饋食以後之禮所因於近世者蓋朝踐之時禮質而物未備體嚴而情未洽足以盡敬而未足以盡愛也至饋食而盡飲食之道以事鬼神然後皇尸醉飽神惠周浹祭之情文至是而備故曰大祥祥善也禮之大成言祭禮於此而成也○孔氏曰祭之日王被袞而入尸亦被袞而入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

祭統云君尸入室大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愚按大祖東面以下

不迎尸尸入室時乃言之蓋以郊特牲言奠單角拜奠於饋食尸初入室時乃言之蓋以郊特牲言奠單角拜安尸故疑尸初入室時乃言之蓋以郊特牲言奠單角拜安尸故疑尸初入室時乃言之蓋以郊特牲言奠單角拜移於作樂降神愚按尸既入室樂若降神之樂疑大司樂所謂奏無射者是疏以大

司樂黃鐘爲宮一段當之乃灌灌爵尸依次而灌○愚按  
非是今不取說詳郊特牲乃灌灌爵尸亦飲之○愚按  
宰謂尸祭之啐之奠是一獻也后從灌二獻也○愚按  
註先言王迎牲乃言后灌願失次第今據司尊彝賈疏  
更正又天子十二獻后灌後當有賓長灌獻下朝獻饋  
獻亦然說獻皆用樂王乃出迎牲入至庭○愚按  
見於下

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禮器云血毛詔  
故公羊傳云周公自牲魯公駢芻逸禮云毀廟之主昭  
共一牢穆共一牢○愚按上節薦其血毛尸延尸在  
堂祝以血毛告於室正是告於尸此疏爲是於是  
之前與彼異然告於室正是告於尸此疏爲是於是  
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堂○鄭註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  
禮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

愚按昭宜在西穆宜在東蓋鬼神之神尊西尸在室昭  
南嚮而穆北嚮尸在堂昭東嚮而穆西嚮皆以嚮陽者  
爲昭嚮陰祝乃取牲脾營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  
出以制於主前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謂之制祭○愚按  
制祭之說鄭註禮器及郊特牲皆言之乃據禮禮爲次  
說而經傳未有見焉未知古有此禮否說見禮器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五

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墻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  
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愚按禮運云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  
疏家因司尊彝註有薦血腥之言故謂薦腥時又薦血  
然血毛不當再薦鄭云薦血腥者謂腥內帶血耳說又  
見郊特牲又按朝踐中又有薦爛卽禮運所云熟其  
殺蓋當在王獻尸之後后獻尸之前而此疏不言王  
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三獻也○愚按疏謂朝踐酌著  
大禘在秋故用司尊彝秋嘗冬烝之尊饋獻卽壺尊蓋據  
追享朝享乃大禘大禘之祭其尊則大尊山尊也

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四獻也於是行饋熟之禮從  
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擘酌奠於饌南○郊特牲註  
奠角時尸未入於是取腸間脂炳蕭合羶薌○愚按疏據  
以此前爲接祭其乃迎尸入室舉此奠舉主人拜以安  
說無據今不取

尸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益齊以獻尸五獻  
也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  
飯訖后乃薦加豆籩王以玉爵酌益齊以醕尸七獻也



愚按疏先言王醕尸乃言后薦豆邊祭禮皆先薦後獻  
疏於朝踐饋獻已依次而言此又自亂其例今更之又  
以益齊說已見前○又按疏於此下註其說非是今據  
特牲禮而言然獻必有酢特牲禮獻尸自醕尸始故尸  
亦至是始酢主人若天子十二獻灌獻朝獻饋獻主人  
主婦及賓皆獻尸則皆有主人受嘏時王可以獻諸侯  
酢不俟醕尸始酢主人也

於是后乃以瑤爵酌醴齊醕尸爲八獻於時王可以瑤  
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醴齊以獻尸爲九獻

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特牲三加爵天子以下依尊卑不

止三也天子諸侯祭禮既亡其見於周禮禮記之中者  
尚存涯畧然散而無紀疏家採合貫串又參以

鄭氏之說雖其詳不可盡考而其始末規模已具於此但其中舛誤頗多今畧爲考訂如上○天子

九獻此先儒相承之舊說而歷代祭禮之所遵用而不  
易者也然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凡禮皆然士大夫三獻

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天子與上公無降殺  
必不然也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諸侯長十有再獻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是九獻之上又有十有二獻之禮矣王於諸侯之長其

饗禮必不踰於王則十有二獻者必王之饗禮而王於  
諸侯之長加隆焉而用之者也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

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先儒所據以推五等諸侯宗廟  
之獻數者是宗廟之饗與賓客之饗其獻數相準王之

饗禮十有二獻則其祭宗廟亦必十有二獻矣十有二  
獻者灌獻朝獻饋獻醕尸皆三獻王爲正獻后亞之諸

侯爲賓者又亞之也特牲少牢禮醕尸皆三獻是每獻  
必三者禮之正也其不及乎此者皆禮之有所降殺也

特牲禮賓長醕尸長兄弟首爲加爵則天子自灌獻至  
醕尸亦以同異姓諸侯相問而獻每獻則尸必酢之故

司尊彝云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言諸臣之所酢則受  
酢者非一人必獻尸者非一人而諸臣不惟醕尸一獻

亦明矣上公九獻於灌獻朝獻饋獻各殺其一以降於天子也侯伯七獻於朝獻饋獻又各殺其一以降於上公也子男五獻於朝獻饋獻又各殺其一以降於侯伯也然朝獻饋獻遞有降殺而灌獻則五等諸侯皆二至醑尸三獻則雖大夫士亦未嘗有所殺焉何也蓋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此周人之所尚也故諸侯之祭必備二灌而自饋食以後皇尸醉飽所謂禮之大成者不可得而畧故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一節也

孔子曰於呼哀哉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釋文於音烏舍

音捨下舍禮同契息列反

將言周道而先發歎辭者以周之衰也於夏殷之道言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七

欲觀周道直云觀者夏殷爲前代之制而周道乃時王之法也郊祭天於南郊也禘王者宗廟之大祭追祭始祖之所自出於大廟而以始祖配之也魯之郊禘僭天子也杞宋天子之後故王命之郊以守其先世之事非魯之所得擬也周道壞於幽厲而魯爲周公之後猶秉周禮故觀禮者舍魯則無所之適而其僭竊又如此此孔子之所以出游而發歎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陳氏傅良曰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

劉恕外紀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然外

紀之說又本於呂氏春秋

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以爲常也僖

公始作頌以郊爲夸焉按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  
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予之土田陪敦  
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  
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官祝鮀不應不及  
况魯行天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問羽數於衆仲周公  
閱何以辭備物之享甯武子何以致譏於湛露彤弓於  
以見魯僭未久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  
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說當從劉恕愚謂魯  
僭郊禘以理言則程子之言爲盡以事言則謂出自惠  
公之請者爲實蓋魯既僭禮而託言出於成王之賜明  
堂位祭統之所言則承魯之所自託者而遂傳以爲實  
也○自此以下至是謂疵國厯言當時禮之壞失所以  
申明發歎之意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六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

非禮也是謂幽國

假舊如字鄭云大也陳氏澍曰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今從之

常古舊法也假當作嘏福也有德之君祭祀不祈薦信  
不愧故祝嘏之常法祝史莫敢變易如此則雖不求福  
而鬼神用饗大福自降之矣人君無德祝嘏之辭說變  
易常禮媚禱以求福矯舉而不實必有不可聞於人者  
故爲宗祝巫史之所私藏若漢世祕祝之類是也幽國  
言其國之典禮幽暗不明也應氏鏞曰祭祀之辭說未  
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辭說苟欲聽宗祝巫史  
爲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爲隨之矯舉則爲漢之祕祝矣

醜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釋文學古雅反又音嫁

鄭氏曰醜學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其  
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僭禮之君也愚謂夏曰

醴殷曰罍周曰爵益齊饋食所用而名曰醴酒則天子饋食獻以醴也周禮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註謂后酌尸爵以瑤爲飾則天子酌尸獻以爵也天子饋食獻以醴酌尸獻以爵則朝踐獻以罍矣堂上行朝踐禮畢尸入於室祝酌奠亦以罍諸侯獻尸唯用當代之爵其酌奠又以角魯用玉琖仍雕猶不用罍罍及尸君諸侯之僭禮也尸君猶詩言公尸也此上二節言當時諸侯之壞禮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弁冕卿大夫之尊服君爵命之乃得服兵掌於司兵革掌於司甲有軍事則出以授人自大夫世官而爵命不出於君則冕弁藏於私家矣自大夫藏甲而兵革藏於私家矣脅君謂君被劫脅制於臣而不得伸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九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鄭氏曰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朱子曰大夫不得具官一人常兼數事愚謂少牢禮司士擊豕賈疏云司士乃司馬之屬擊豕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大夫職職相兼也蓋天子有六卿諸侯立三卿以兼六卿之事是諸侯已兼官矣然諸侯有三卿有五大夫若大夫則家臣之長惟宰而不得如諸侯之有三也宰之下有宗人司馬司士見少牢禮而不得如諸侯之有五也具官者謂放諸侯三卿五大夫之制而備設之也四命之孤得備祭器周禮大宗伯四命受器是也三命大夫祭器造而不備必假而後足也聲樂皆具謂樂之八音皆具也大射禮無祝敵及頌八音闕其三大射乃諸侯用樂

之輕者八音不得具則大夫可知也亂國謂其國之法

紀紊亂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

釋文期居其反朝直遙反

方氏慤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然通而言之臣亦可謂之僕若周官戎僕齊僕之類是矣僕亦可謂之臣若左氏所謂阜臣輿臣之類是矣名雖可通而位不可不辨王制曰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齊齒者與之等夷而齒列也愚謂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言公臣與家臣貴賤殊也期不使謂期年之內不使之以事也蓋喪不貳事者禮也期年得出使者權也期年之內無出使之禮也以衰裳入朝者大夫擅國政居喪不復致事故以喪服入於朝而治事不待期年也大夫強則陪臣尊故朝廷之臣與之相雜而處而齊同齒列也君與臣同國者言其上替下陵而政柄不出於一也蓋君被劫脅國法紊亂則其勢之所極必至於上失操柄而下移於臣故發端言故者承上文而言也此上三節言當時大夫之僭禮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田謂九州之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其子孫受之以爲諸侯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其子孫受之以爲大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其子孫受之以爲庶士此乃制度之一定者也故自天子之田而別者不可與天子同天下自諸侯之國而別者不可與諸侯同國自大夫之

家而別者不可與大夫同家而欲在下者之遵制度尤在乎在上者謹守制度而不失言此以申上文之義而起下節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飭也無故而相之是戲讎也愚謂天子不謹於禮而壞法亂紀則無以責諸侯諸侯不謹於禮而君臣爲讎則無以治大夫此又承上文而言天子諸侯不能謹守制度而禮之壞失所由來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釋文儼必刃反治皇如字徐直吏反

柄者所執以治物者也人君執禮以治國猶匠人執斧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三十一

斤之柄以治器也嫌者事之淆雜禮以別之而嫌者辨矣微者事之細小禮以明之而微者著矣接賓以禮曰儼鬼神者天地社稷山川之屬禮以儼而接之而幽明通矣制度者宮室車旗衣服之等禮以考而正之而貴賤辨矣仁主於慈愛義主於斷制以禮別而用之而刑賞黜陟當矣故人君執禮以治國則政治而君安也此又承上文而言爲國之必以禮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釋文倍步內反敝音弊本亦作弊

鄭氏曰又爲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愚謂禮者所以治政安君禮失故政不正而君位危謂操柄失而無以自安其身也倍謂悖逆而犯上則非徒君

與臣同國矣若魯季氏之逐君是也大臣既倍其君則小臣亦盜竊國政若魯陽虎之專政而囚季桓子是也政出於下而人心不服故督以威嚴而刑肅民志不定故上下乖離而俗敝刑罰既肅風俗又敝則舊法不足以防姦而至於更張而無常列謂陳列也法者所以輔禮本以無禮而至於法無常而法無常則禮益無列蓋其彼此相因之勢然也上無禮則下無學故士游談而不事刑罰濫則民離心故怨畔而弗歸此節又承上文而言治國無禮則非獨君危於上而其疵病又及於士民也如此則國之不亡者幸而已

禮運第九之二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藏猶託也藏身謂身之所託以安也殺效也命謂政令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體謂之地命降於社謂政令之本於地而降者也下三句放此五祀五行之神左傳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蓋政者禮而已矣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鬼神體物不遺而祖廟之降格山川之生物五行之流播則其性情功效之尤顯者也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故仁義出於

禮記集解卷二十二

祖廟山川者人之所取材故興作出於山川五行者見象於天爲五星分位於地爲五方行於四時爲五德稟於人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散於飲食爲五味是天下之制度莫不本之故制度出於五祀聖人之爲政其所效法者如此此所以政無不治而所以託其身者安固而不可危也○此下二節申言聖人承天道之意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釋文

岳又音洛又五孝反治也直吏反

參於天地並於鬼神猶中庸言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之意言聖人效法於天地鬼神而參擬之比並之以求其



合也樂如孟子君子樂之之樂天地鬼神之道具於吾身是聖人之所存也有以處之而率履不越則禮無不序矣天地鬼神之道見於政治是聖人之所樂也有以玩之而鼓舞不倦則民無不治矣天生四時地生貨財父生師教四者各不相兼兼是四者而使之各得其正者君之責也故君必正身立於無過之地而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禮序而民治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釋文養又如字分扶問反後皆同○明舊讀如字陳氏澹云三明字皆當作則今從之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二

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於人也爲人所則所養所事者君之分也則君養君事君者民之分也禮由分出分以禮顯故人皆知尊君親上愛其死而患其生蓋合禮而死則死賢於生違禮而生則生不如死也○自此以下至舍禮何以哉申明治人情之意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釋文知音智去美呂反後皆同

知者易於詐勇者易於怒仁者易於貪惟禮達分定而民知嚮方則有以去其氣質之偏而全其德性之美故用人之知而能去其詐用人之勇而能去其怒用人之仁而能去其貪也朱子曰人之性易得偏仁善底人便有貪便宜意思廉介多是剛硬底人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釋文變音辨出

註○陳氏變如字今從之

陳氏祥道曰社稷天子之社稷也故君死之則義而正宗廟已之宗廟也故大夫死之則非義而變也然則大夫之義而正者如之何曰死家而已愚謂國君與社稷共存亡故死社稷者謂之義大夫得罪於君則當出亡若致死以守宗廟則謂之變若鄭之伯有晉之欒盈是也蓋大夫死宗廟乃誤用其勇而至於怒者惟不明於上下之分故也禮達分定則有仗節死義之風而無作亂犯上之禍矣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釋文耐音

能辟俾亦反

禮達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則是天下雖遠而民

禮記卷二十二

三

之親其君不啻父子兄弟之相親愛如一家之人也中國雖大而下之趨上不啻手足頭目之相捍衛如一人之身也意之者謂以私意測度不能實知其理之所以然也辟猶通也開也聖人於人之情義利害知之無不明故處之無不當而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釋文惡烏路反下皆同弟弟上如字下音弟長丁丈反

孔氏曰昭二十六年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則彼云樂此云愛則彼云好也六情之外增一懼爲七陳氏祥道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聞

門之義長惠幼順鄉黨之義君仁臣忠朝廷之義愚謂  
愛調相親愛如父子愛父是也欲謂貪欲如目欲  
色耳欲聲是也中庸言喜怒哀樂左傳言喜怒哀樂好  
惡爲六情此言喜怒哀懼愛惡欲爲七情蓋人值所好  
則喜值所惡則怒得所愛則樂失所愛則哀而於所怒  
所哀之將至而未至也則懼故總之爲四析之則爲六  
又析之則爲七也十義先父子而後兄弟夫婦先尊而  
後卑也先兄弟而後夫婦先天合而後人合也先閨門  
而後鄉黨先鄉黨而後朝廷先近而後遠也情不治則  
亂義不治則壞信睦非講且脩則廢爭奪非尊尚辭讓  
則不能去此四者非禮則無以治之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  
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

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釋文度大洛  
反見賢遍反

馬氏晞孟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

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喜怒哀  
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  
之大端愚謂情者心之所發心者情之所具情雖有七  
而喜也愛也皆欲之別也怒也哀也懼也皆惡之別也  
故情七而欲惡可以該之故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  
心之欲惡不可見而惟禮可以窮之蓋見其所爲之合  
禮則知其情之美矣見其所爲之悖禮則知其情之惡  
矣窮之而後能治之情治則人義無不脩信睦之風敦  
而爭奪之患息矣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徐氏師曾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

彙之根柢此天地之實理而爲生人之本也理一而已  
動而爲陽陽變交陰靜而生陰陰合交陽此實理之流  
行而爲生人之機也由是二氣凝聚陰靈爲鬼聚而成  
魄陽靈爲神聚而成魄此實理之凝成而人於是乎生  
矣形生而四肢百骸無有偏塞五行之質之秀也神發  
而聰明睿知無有駁雜五行之氣之秀也此實理之全  
具而人之所以靈於物也愚謂天地之德以理言陰陽  
鬼神五行以氣言人兼此而生周子所謂太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也魂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陰陽之  
交指其氣之初出於天地者而言鬼神之會指其氣之  
已具於人身者而言天地之生人物皆予之理以成性  
皆賦之氣以成形然以理而言則其所得於天者人與  
物未嘗有異以氣而言則惟人獨得其秀此其所以爲

萬物之靈而能全其性也○自此以下至故人情不失  
明人情之本於天道而本天道者之所以治人情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

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釋文播於五行四時  
本亦作播五行於四

時

秉持也竅孔也垂者在上而照臨乎下也竅者在下而

通氣乎上也播分散也播五行於四時者春爲木夏爲  
火秋爲金冬爲水而土則寄王於四季也三五而盈自

朔以至望也三五而闕自望以至晦也四時分而爲十

二月而月弦望晦朔於其中五行之氣和則四時之序

順而月之弦望晦朔無不如期而生矣李氏光地曰日

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

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

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日月以爲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故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旣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暑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羣英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釋文迭大計反又田結反竭義作竭其列反○陳氏陸氏竭如字

鄭氏曰竭猶負戴也孔氏曰物在人上謂之負戴氣之

過去者下亦負戴之陳氏祥道曰竭猶所謂休也休則有王故竭則有盈陸氏佃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愚謂此包下文四節而言蓋四時固五行之所播而五聲五味五色亦莫非五行之所分著其流行變動皆迭相爲休王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

釋文還音旋下同

五行各以其時之王者爲本春木王夏火王季夏土王秋金王冬水王是四時各有其本也然春三月皆木而正月爲寅二月爲卯三月爲辰是十二月又各有其本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鄭氏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陽管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

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孔氏曰十二管  
更相爲宮以黃鐘爲始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大簇  
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  
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  
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  
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律相生至中呂而畢黃鐘爲第  
一宮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  
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宮上生大簇爲徵下生南呂  
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鐘爲角大簇爲第三宮下  
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鐘爲羽上生蕤賓  
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鐘爲商上  
生蕤賓爲羽上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鐘  
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

鐘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  
爲羽上生夾鐘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  
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鐘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  
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  
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鐘爲徵下生無射  
爲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鐘爲角夾鐘爲第十宮下  
生無射爲徵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鐘爲羽下生林鐘  
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鐘爲商  
下生林鐘爲羽上生大簇爲角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  
黃鐘爲徵下生林鐘爲商上生大簇爲羽下生南呂爲  
角是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朱子曰五聲相生至  
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又自變宮  
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變徵自此下生餘分不

可損益故立均之法至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又曰十二律相生至仲呂而窮自仲呂復上生黃鐘不及九寸於是

有變律又曰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

朱子變律半律之說其詳見於儀禮經傳通解

鐘律篇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

釋文和戶卧反

鄭氏曰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是爲六和愚謂十二食十二月之所食也質猶本也旋相爲質者如春三月則以酸爲質夏三月則以苦爲質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八

五色謂青赤黃白黑五方之色也加以天元爲六章考工記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是也十二衣十二月之所衣也旋相爲質者如冕服則以元爲質皮弁服則以素爲質也蓋五味有四時之分而無每月之別若衣則因事而服冕服以祭韋弁以兵皮弁以朝並無四時之異月令春衣青夏衣朱秋衣白冬衣黑乃秦法耳此因上文言十二月十二律故以十二食十二衣配而言之謂以五味六和於十二月食之以五色六章於十二月衣之耳若必於衣食求其十二之說則鑿矣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

也釋文別彼列反被皮義反徐扶義反

天地之心謂天地所主宰以生物者卽上文天地之德也人物各得天地之心以生而惟人之知覺稟其全故天地之心獨於人具之而物不得與焉端緒也五行之性不可見自人稟之以爲仁義禮知信然後其端緒可見也五味六和物不能備也而人則盡食之五聲六律物不能辨也而人則能別之五色六章物不能全也而人則兼被之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溯其有生之初而言其稟義理之全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據其既生之後而言其得形氣之正也不言陰陽鬼神者五行一陰陽而陰陽之良能卽鬼神也言五行則陰陽鬼神在其中矣此以結上文七節之意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

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釋文柄本又作柄兵命凡量音亮畜許又反下同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九

則法也以天地爲本者道之大原出於天聖人之所效法莫非天地之道也端首也以陰陽爲端者仁育萬物法陽之溫義正萬民法陰之肅聖人之政治以二者爲端首也柄者工之所執也以四時爲柄者四時有生長收藏聖人執而用之以爲作詛成易之序也以日星爲紀者歲有四時而日星運行乎其間若網之有綱而又

有紀聖人因之以爲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龍見畢務水昏正而栽之類是也月以爲量者十二月各有所歸因之以爲量孟春則有孟春之令仲春則有仲春之令也鬼神以爲徒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聖人之功用與天地之功用並行迭運若相爲徒侶然也五行以爲質者制度出於五行聖人凡



有興作必以此爲質幹而因而裁制之也禮義以爲器者聖人用禮義治人情猶農夫用耒耜之器以耕田也人情以爲田者人情爲聖人之所治猶田爲農夫之所耕也四靈以爲畜者四靈並至聖人養之若養六畜然也吳氏澄曰上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此言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輿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鄭註藝或爲倪

萬物皆天地之所生故以天地爲本而物可舉也人情不出乎陰陽二端故以陰陽爲端而人情可睹也生長

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皆勸勉也列謂以次第陳列之也敬授人時各有早晚故事可次第陳列也藝謂事之分限後云協於分藝藝之分皆此義也月以爲量則十二月之政各有分限而不相踰越矣鬼神體物不遺以鬼神爲徒則事皆有所循以守矣復者終而復始之意五行循環迭運以五行爲質則事之已終者可復矣考成也以農器治田則農功成以禮義治人則事行成與主也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爲主聖人以人情爲田而其情不至於荒廢故人以爲與四靈爲羣物之長旣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而至得以充庖廚故飲食有由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

情不失

釋文鮪于軌反淄音審徐舒冉反  
喬字又作獮况必反狻况越反

孔氏曰淄水中驚走也獮驚飛也狻驚走也魚鮪從龍  
鳥從鳳獸從麟其長既來故其屬見人不驚走也龜知

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  
也方氏慤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

故謂之四靈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  
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釋文瘞於例反一音於器反繒  
本又作增同似仍反又則登反

○鄭注繒  
或作贈

瘞埋也繒帛也瘞帛以降神地祇之祭也宣祝嘏辭說  
宗廟之祭也二者皆列祭祀之事也制度城郭宮室車  
旗之屬也秉蓍龜以決其嫌疑列祭祀以盡其昭假而  
禮達於上矣設立制度以治民而禮達於下矣御治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二

十一

惟上下一於禮故官有所御而事得其職所行之禮莫  
不順其次序也○自此以下申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  
可得而正之意而極言其功效之盛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償  
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  
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  
守至正

釋文償皇音賓舊必信  
反朝直遙反侑音又

此承上節而申言先王以禮自治之事也天地祖廟山  
川五祀先王之所效法以爲政治故還本其功而報之  
尊天故祀之於郊定天位所謂祀於南郊就陽位也國  
謂國中也親地故祀之於國列地利謂陳列其養人之  
功而報之也於天曰定天位於地曰列地利互見之也

本仁謂本於仁恩之意也祖廟山川五祀皆鬼神獨於山川言之者亦所以與上下爲互也本事謂本制度之所自出而報之也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而行禮必自上始故其致謹於祭祀以報功於神祇追孝於祖考者如此前巫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是也後史者君舉必書記言記動之史恒從王而在後也瞽樂官也侑勸也王有疑則卜筮食則樂官以樂侑也先王以禮事天地鬼神而行禮又有其本故宗祝在廟以相其禮三公在朝以論其道三老在學以乞其言巫以卻其不祥史以記其言動卜筮以助其明智瞽侑以導其中和其環列於前後左右者無非所以格其非心而納諸軌物土則中心無所作爲而絕乎人欲之擾所守得其至正而循乎天理之則蓋不待登壇塲秉圭鬯而齊戒神明之德固已默通於鬼神矣是以郊焉而格廟焉而享而其效如下文之所言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百神天之羣神也受職各率其職也極盡也謂可盡得而用也服行也孝慈服言天下化之而服行孝慈之道也正法則言法則得其正也不言山川典作者法則中包之也義以理言禮以文言脩者禮也義因禮而見故曰義之脩藏者義也禮因義而起故曰禮之藏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釋文大音泰

大者極至之名一者不貳之意大一者上天之載純一

不貳而爲理之至極也分而爲天地而乾坤之位以定轉而爲陰陽而動靜之氣以行變而爲四時而春夏秋冬錯行不悖列而爲鬼神而屈伸變化體物不遺降猶降衷之降其降曰命者言天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則謂之命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官主也其官於天者言此所降之命莫非天之所主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此一節以天理之本然者言之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者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

朝聘

釋文冠古亂反○養鄭讀爲義王肅如字今從王

此乃言聖人制禮之事也天者禮之所從出故聖人之制禮莫不本之動而之地而爲朝廟鄉黨之異列而之

《禮記集解卷二十二

三

事而爲吉凶軍賓之分變而從時而或損或益之各有所宜協於分藝而大事小事之各有其稱其居人也曰養者言禮之在人所以養其身心而非以煩苦天下也貨力飲食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文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者行禮之事人之行禮如此乃禮達於下之實也蓋先王之於禮既已履之於身以先天下而其所以教人者又皆出於天理之本然而卽乎人情之所安此其所以行之而無弗達也馬氏晞孟曰禮以養人爲本故曰養荀子曰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蓋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

天道順人情之大實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  
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釋文喪息浪反○石經固人下有之字

肌膚筋骸四者聚而爲身有禮則莊敬曰強情慢邪僻  
之氣無自而入而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自此固矣講信  
脩睦而見於事者無不誠固人肌膚筋骸而動於身者  
無不莊以明則養生送死以幽則事鬼神亦惟禮義爲  
大端緒也道出於天先王制禮以達之而秩敘經曲自  
此而行情具於人先王制禮以順之而喜怒哀樂由此  
而和竇孔穴也孔穴物之所出入禮亦天道人情之所  
由以出入也禮所以內治其身心外治其天下國家故  
壞亂之國喪敗之家死亡之人皆由自去其禮而致然  
○吳氏澄曰順人情三字爲此條之體要自此以至終  
篇皆演順字之意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釋文鱉魚

蘖麴也禮所以成人猶蘖所以成酒也蘖厚則酒美蘖  
薄則酒薄禮厚則其人爲君子禮薄則其人爲小人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  
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  
樂以安之

方氏慤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  
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本出於人心而或至無禮  
無義心動而情亂也聖人脩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  
情而已愚謂此以申明上文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  
之義也人情不治則荒穢脩禮以治人情猶農夫用耒  
耜以耕所以墾闢荒穢也然爲禮而不合乎義則無以

各適乎事之宜故必陳之以義然後大小多寡各適其宜猶耕者之因地宜而播種也然非明乎其理則於義之是非或不能辨故必講之以學以去其非而存其是猶耕者之耨所以去稂莠而長嘉禾也然非去人欲存天理則其所講者終非已有故必本之於仁然後德存於心而實有諸己猶耕者之穫而聚之於家也然非有以進之於安則其所本者未必不終失之故必播之以樂歌咏以永其趣舞蹈以暢其機然後所存者洽而可以不失猶耕者之既穫而食免於勤苦而得其安美也蓋先王既脩禮義以治天下又設爲學校使天下之人從事於學問之途者其事如此故其爲君子者既能窮理盡性以進於聖賢其爲小人者亦有以開其知覺復其天良振興鼓舞遷善而不自知此先王以禮義治人情之備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陳氏澣曰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合雖先王未

有此禮可酌於義而創爲之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陳氏澣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於外者以義爲分限之宜心之發於內者以義爲品節之度協於藝者合於事理之宜也講於仁者尚度其愛心之親疎厚薄而協合乎行事大小輕重之宜一以義爲之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之者強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陳氏滄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爲義之本是乃百順之體質也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得之者尊上文言禮者義之實此言仁者義之本實以散體言本以全體言同一理也張子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猶之木也從根本至枝葉皆生意此全體之仁也自一本至于千枝萬葉先後大小各有其序此散體之禮也而其自本至末一枝一葉各得其宜者義也吳氏澄曰順乎天理畧無違逆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而爲中節之和全體之中仁也大用之和順也故仁爲順之體愚謂此三節皆所以明禮義與仁其相資而不可闕者如此以申上文脩禮以耕陳義以種本仁以聚之意不言講學播樂者蓋學者仁義禮之所藉以講明樂者仁義禮之所由以精熟不在三者之外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釋文不作弗何休注公羊云弗者不之深也

吳氏澄曰此反解上文而以順爲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情合之以仁謂合聚衆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猶與仁爲二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爲一矣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內腹雖充而外體未肥故必達於順而後爲禮義治情之極功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

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鄭註車或爲居

四體既正者天君泰然而手容恭足容重無不從令也膚革充盈者睥面盎背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也父慈子孝故父子篤兄良弟弟故兄弟睦夫義婦聽故夫婦和大臣法則必不至於倍小臣廉則必不至於竊官職相序小宰所謂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以敘正其位進其治作其事制其食受其會聽其情也君正其臣以道揆率其下臣正其君以法守事其上車以載物天子之德所以容載天下故曰以德爲車樂以導和而感人爲深天子之德所以無所不達者賴有樂以導之猶車之恃御以行也故曰以樂爲御以禮相與謹於邦交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七

而大能守小小能事大也以法相序大宰職所謂以八法治官府而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皆秩然而不紊也以信相考而朋友之義篤以睦相守而鄉閭之情親蓋以禮義治人情而其功效之極至於如此前言禮義者人之大端而以講信脩睦三條申言其說此獨以養生送死事鬼神言之者蓋大順卽順天道達人情之意諸侯以下以禮相與以法相敘以信相考以睦相守卽講信脩睦之事四體既正膚革充盈則視所謂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又有進矣獨養生送死事鬼神之意未顯故舉此以結之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

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釋文苑于撈反鬱音鬱○間加字



陳氏滌曰以大順之道治天下則雖事之大者積疊在前亦不至於膠滯雖事之不同者一時並行亦不至舛謬雖小事所行亦不以微細而有失也雖深窅而可通雖茂密而有間謂有中問也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兩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不相及不相害則無所爭矣此泛言天下之事有大有細有深有茂有連有動而自然各得其分理者順之極至也愚謂危卽前政不正則君位危之危必明於順而後能達於順達於順而後能治政安君以爲藏身之固而不至於危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釋文殺所

戒反徐所例反

徐氏師曾曰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宜儉者不可豐宜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六

隆者不可殺凡此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愚謂此申上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之意蓋君位之危皆起於下陵而上替而陵替之患皆由於人情之驕縱禮有豐殺之節所以維持人情和合上下而使之各安其分也上專以君位言之故曰守危此兼以上下言之故曰合危然禮之順非一而不豐不殺者特其一端耳故下文又以順之事廣言之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做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

義體信以達順故句此順之實也釋文當丁浪反孽又作本又作醴音禮榘素口反徐總會 孽魚列反妖又作祆禮反本或作藪窺本又作闕去規反

鄭氏曰小洲曰渚高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安其所不易其利以勞敝之也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蟹秋獻龜魚是也用火謂司燿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升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頒爵位謂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用民必順不奪農時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無災疾者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天不愛其道三句言嘉瑞應人情至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甌也馬圖謂龍

馬負圖而出孔氏曰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鈞註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鈞不揉治而自圓曲方氏慤曰五行獨不言土以飲食見之飲食土所生也愚謂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因乎地利而順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之事甚廣鄭氏所言特畧舉其一端耳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因乎人情而順之也自此以下皆言順之所感而應也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順之所感始於無莪害而終於致嘉應由淺而深也山出器謂出自然之器鄭氏所謂銀甕丹甌是也山出車謂出自然之車孔氏所謂山車垂鈞是也鳥不獠而巢在下故可俯而闕其卵獸不狘而近人故可俯而闕其胎天不愛其道者風雨

節而寒暑時而天降膏露則不愛其道之至也地不愛其寶者五穀稔而貨財殖而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則不愛其寶之至也人不愛其情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仁心足以感鳥獸則不愛其情之至也無故無他故也脩禮以達義者外脩禮制而達之天下無不宜體信以達順者內體誠實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義者禮之理禮者義之實惟脩禮而後能達義信者盡己之忠順者循物之信惟體信而後能達順也然所謂大順者亦不外於以禮義治人情而致之則脩禮達順亦非有二事矣夫子感當時之衰而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爲子游言禮義治天下其體信達順至於如此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使夫子而得行其道其功效固如此也嗚呼盛矣朱子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又曰信是實理順只在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禮器第十之一 別錄屬制度

此篇以忠信義理言禮而歸重於忠信以內心外心言禮之文而歸重於內心蓋孔子禮樂從先進禮奢寧儉之意禮運言禮之行於天下而極其效於大順由體而達之於用也此篇言禮之備於一身而原其本於忠信由外而約之於內也二篇之義相為表裏○方氏慤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愚謂此以禮器名篇亦以其在簡端耳非有他義也諸家多從禮器二字立說似非本旨今姑錄方氏之說以備一解云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釋文錯七路反本又作措又作

厝音同

禮經緯萬端人能以禮為治身之器則於百行無所不備而其德盛矣禮之為用能消人回邪之心增人質性之美而盛德充實於內矣措諸身則無不正施諸事則無不達而盛德發見於外矣箭竹之小者筠竹之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竹箭有筠以貞固於其外松柏有心以和澤於其內二物於天下有此大節故能貫乎四時而枝葉無改其在人身則禮之釋回增美以充其德於內者猶松柏之心禮之措正施行以達其德於外者猶竹箭之筠故君子有禮則外而鄉國無不和諧內而家

庭無所怨悔人歸其仁神歆其德遠近幽明無不感通亦猶松柏之不改柯易葉也○鄭氏云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脩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似以此篇爲承上篇而作然上篇語意已盡此篇之義與上篇不同而其文體亦別非一人所作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石經無有文二字

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實故爲禮之本義理謂見於事者無不宜故爲禮之文無本則見於事者爲具文故禮不立無文則存諸心者爲虛願故禮不行釋回增美者所以立其忠信之本措正施行者所以達其義理之文此一節乃一篇之綱領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二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孔氏曰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睹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君子行禮必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天時有生者若春薦韭卯夏薦麥魚是也地理有宜者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官有能者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者若麴蘖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笙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冬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君子不以爲禮是不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方氏慤曰

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祭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爲簋簠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爲邊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理於坎以魂氣歸於天故炳蕭以求陽以形魄歸於地故裸鬯以求陰此禮所以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爲夫婦之禮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爲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爲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爲燕饗之禮此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火田不於昆蟲未蟄之時罽羅必於鳩化爲鷹之後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禮所以理萬物者也禮

本乎天而還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合人也故曰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韭生於春黍生於秋稻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邱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所謂地理有宜也蘧篠蒙繆戚施直鉞鼈贖司火瞽矇脩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上言鬼神而下不言以天地兼之也以天所不生者爲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爲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劉氏義曰君子謂之不知禮者禮以致其敬爲本不求物之所難得也愚謂曲偏也如其次致曲之曲物曲有利言

物之材質偏有所利也合於天時五句以制禮之大體言之也天時有生四句又專以行禮之所用言之也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蓋鬼神體物不遺天地之所生養莫非鬼神之所爲不可專指一事爲言也又言天不生地不養鬼神弗饗正以鬼神卽天地之功用而非有二也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釋文殺色戒反徐所例反恒音匡又邱往反

應氏鏞曰定國猶立國也愚謂定國之數謂一國所入賦稅之數也經常法也倫次第也地有廣狹年有上下合此二者而定國之數可見矣然後斟酌其禮之次第薄厚以爲行禮用財之常法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因乎地理之所宜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因乎天時之所生也殺謂穀不熟也匡猶恐也雖凶歉而衆不恐懼以上之制禮有節有餘財以爲凶年之備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釋文稱尺證反後皆同

方氏慤曰天之運謂之時人之倫謂之順形之辨謂之體事之義謂之宜物之平謂之稱項氏安世曰五者自綦大至極細也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肆

追來考

釋文革紀力反○革詩作棘猶詩作欲肆詩作適

禮之因革損益必隨乎時而擅授放伐尤隨時中之大者也自倫以下皆禮之經而時者乃禮之權非有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不能乘時創制以達天下之大權故禮莫大乎此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謀也

言文王作豐邑非急於成己之所謀乃所以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引之者言湯武放伐亦所以追堯舜之道事雖異而道則同也蓋壇授之跡易白而放伐之心難明故引詩以證之如此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王者事天如事親事死如事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與夫子之所以事父臣之所以事君皆倫常之大者也人道莫大於五倫故順次於時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鄭氏曰天地人之別體也孔氏曰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神是天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愚謂鬼謂若先帝及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神謂天神日月星辰之屬社稷山川鬼神其祭之禮由天地宗廟而分猶人之四體由身而分也三者之祭其尊次於天地宗廟故體次

於順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喪之主於哀祭之主於敬此所謂宗廟之道父子之親也若其所用之財物與夫賓客之交際其事各有所宜者所謂義也喪祭之用於哀敬爲末賓客之交視鬼神爲輕故又次於體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鄭氏曰足猶得也稱謂稱牲之大小以爲俎此指謂助祭者耳而云百官喻衆也愚謂羔小羊豚小豕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氏謂大夫薦用羔士薦用豚卽此羔豚而祭是也百官謂助祭之人皆足謂牲之體骨足以備及助祭者也蓋薦則助祭者少又牲小而



俎骨亦小大牢而祭則助祭者多又牲大而俎骨亦大故羔豚非不足而大牢非有餘由其稱乎大小多寡之分故也蓋禮之得宜爲義就其得宜之中又酌乎多寡大小之分則謂之稱故又次於宜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孔氏曰此一節還明上經稱次之事也以禮主威儀尊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廣明爲稱之事諸侯以龜爲寶者諸侯有守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以龜爲寶以圭爲瑞者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圭亦謂之瑞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於羣后是也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卿大夫也大夫

禮記集解卷二十二

卑輕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爲僭卿大夫不得執玉故不得藏圭愚謂以龜爲寶者龜之大者尤神君自寶之以占國之大事大誥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衛有成之昭兆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龜青純皆謂此也若尋常所用之龜掌於卜人者不得謂之寶也大夫所卜之龜蓋與卜人所掌者同不得藏此大龜以爲寶也卿大夫執禽摯雖得爲君執珠圭以聘而不得家自藏之也臺門謂於門之兩旁築土爲臺高出於門望之闕然故謂之闕周禮所謂象魏左傳所謂觀臺是也天子諸侯臺門所以懸法象望氛祲大夫不得爲也○孔氏曰案三正記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彼謂卜龜士亦有龜故士喪禮卜宅是也兩邊築闕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

臺門愚謂漢書食貨志云元龜尺二寸此龜之最大者天子所寶之龜也諸侯一尺卽諸侯所寶之龜也大夫八寸則尋常所卜之龜與卜人所掌同孔氏所謂卜龜也然寶龜未嘗不用以卜特非大事不輕卜耳爾雅闕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孔氏謂築土爲基基上起屋則榭而非臺矣臺門之設亦與保捍無與○此章言禮之義有時以下五者此下十章皆以雜明此章之義也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一

說見王制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七

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饗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愚謂周禮醯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八羞豆二合爲二十六天子全用之而公以下遞減焉公食禮下大夫

六豆韭菹醯醢昌本麩鸞菁菹鹿鸞此朝事之六豆也以此差而上之則上大夫全用朝事之八豆諸侯加以饋食之四豆而爲十二諸公兼用朝事饋食之豆而爲

十六也聘禮致饗餼堂上八豆西夾六豆皆云韭菹醯醢則凡東西夾之豆實與堂上同但其數減於堂上耳

○孔氏曰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今案

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百二十饗之等皇氏以爲庶羞其義非也愚謂皇氏以天子二十六豆爲庶羞固非而熊氏以爲正羞百二十饗之等其說亦尙未晰周禮膳夫王醬用百有二十饗醯人王舉共齏菹醢物六十饗此謂實於饗而陳之者有此數耳掌客上公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腥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醢醢百有二十饗是豆醢死牢醢醢百二十饗配生牢其所用不同非可合而言之也又醢醢百二十饗皆豆實也若遵實則見於邊人者惟朝事饋食加邊羞遵之實而已初無所謂六十邊者且遵實惟用於飲酒不用於食皇氏邊豆各六十物之說尤謬而孔氏亦未之辨也○此節所言謂食禮之豆數也若饗神之豆數則王亦全用二十六豆而諸侯朝事饋食加豆皆減其二爲十八豆加以羞豆二爲二十豆五等諸侯同也少牢賓尸惟四豆蓋大夫饗燕之禮上下大夫同也又左傳周公閱聘魯饗之有昌歆白黑形鹽闕以備物辭昌歆卽朝事豆實之昌本也是天子三公饗禮無昌本而公食大夫禮六豆乃有昌本饗食法異也又少牢賓尸禮亦有昌菹蓋大夫饗燕禮惟用四豆遠降於諸侯故得用昌菹優之也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介副也牢謂主國所致饗饋之牢數也七介七牢侯伯之禮五介五牢侯伯之卿也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卿大夫出聘其介各降其君

牢數則君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孔氏云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非也。周禮鬯人王弼臨則共介鬯是天子非無介矣。左傳吳徵百牢於魯子服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是天子十二牢也。天子之介由上公差而上之亦當十二也。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釋文重直龍反下同

陸氏佃曰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篋席敷重筍席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席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筵或謂之席席亦謂之筵也。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益重爾。公食大夫禮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萑席蓋亦單設大

禮記集解卷二十二

九

射儀曰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而鄭謂公食大夫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是不知司几筵加纁席重設主諸侯三重言之。公食大夫加萑席主大夫再重言之。萑席單設而已。愚謂凡席以一爲一重。司几筵王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纁席次席皆重設并莞筵爲五重也。書言敷重篋席篋席卽次席也。據其在上之席而言重則纁席亦重可知。又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纁席亦重設則三重也。大夫之席則公食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筵與席皆單設則再重也。鄉飲酒鄉射禮蒲筵布純士冠禮蒲筵二在南是士席蒲筵而已。○熊氏謂天子之席五重爲大禘之席以司几筵言三重爲時祭之席是不知司几筵之纁席次席皆重

設而強爲區別也然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此皆重禮而設席如此其餘事當有差降顧命有篋席底席豐席筍席蓋天子之席其加於上者有此四種各因禮之重輕而用之也天子如此則諸侯之席以莞筵加纁席爲三重者亦惟祭祀饗射大禮用之而其餘當有所降也又公食大夫禮蒲筵加萑席爲再重大射禮賓有加席蓋與公食禮同至燕禮之賓大射及燕禮之卿大夫則無加席又鄉飲酒禮大夫再重再重者一種席而重設之也是大夫之席隆殺有三等則天子諸侯設席之重數亦必以禮之輕重爲隆殺矣○司几筵諸侯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國賓謂諸侯爲賓者鄭氏兼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言之非也大夫之席蒲筵加萑席公食禮有明文孤卿之席蓋亦與此同以五等諸侯無異席推之可知也然大夫席再重而鄉飲酒禮公三重者蓋以一種席爲三重與諸侯之三不同鄉飲酒又云公升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則不過暫設以優之而究亦止於再重而已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鄭氏曰重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愚謂士喪禮陳器抗木之上又有折蓋古之爲椁累木於棺之四旁而上下不周故其下藉之以茵旣下棺加折於其上次

加抗席次加抗木茵也折也抗席也抗木也四者備爲一重由士禮之一重者推之則所謂再三重五重者皆可見矣娶形如扇以木爲匡衣以白布而畫之在路以障柳車入墳以障柩喪大記曰君黼娶二黻娶二畫娶二大夫黻娶二畫娶二周禮縫人註云漢制天子有龍娶二是天子龍娶黼娶黻娶畫娶各二爲八娶也○鄭氏謂上公四重無據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

以犢

釋文犢音獨本亦作特

鄭氏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孔氏曰爲賓用介天子以四海爲家既不爲賓客故無介謂無以客禮陳擯介也其實餘事亦有介故鬯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特一也天神尊貴質故止一牛也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守適諸侯境上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愚謂兩君相見列擯介以交辭天子無客禮故雖有介而不陳之以交辭故曰無介膳謂殷膳也掌客王巡狩般國君膳以牲犢於祭天言特牲於膳天子言犢互見之也宗廟社稷用大牢而祭天惟特牲諸侯之禮殷膳大牢而天子惟用犢皆貴少也

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

釋文朝直

蓬反

灌獻也灌用鬱鬯者朝享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禮

賓也大行人上公王禮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

一裸不酢諸侯相朝之禮亦然無邊豆之薦者凡獻酒

必薦邊豆惟鬱鬯之灌則無之蓋至敬不饗味而貴氣

臭不敢以此褻之也脯邊實醢豆實大夫聘禮之以醢

而加以脯醢則有籩豆之薦矣是貴其無籩豆之少卑  
其有籩豆之多也○孔疏謂祭天無鬱鬯諸侯膳天子  
亦無鬱鬯爲尊諸侯相朝用鬱鬯爲卑非也鬱鬯之灌  
天子宗廟固用之矣特祭天不用耳且諸侯殷膳大牢  
亦未嘗有鬱鬯也祭天特牲對社稷宗廟用大牢而言  
天子適諸侯膳以犢對諸侯殷膳用大牢而言此節又  
自以朝聘相對爲義與上文初不比附未嘗以鬱鬯之  
有無別多少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孔氏曰食猶殮也天子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一殮諸  
侯德降天子故再殮大夫士德轉少故三殮食力謂工  
商農庶人之屬以其無祿代耕陳力就業乃得食故呼  
食力此等無德以飽爲度故殮無數愚謂食一口謂之

禮記集解卷二十二

十一

一飯再謂連食二口三謂連食三口也孔氏以一飯再  
飯三飯爲告飽之節非也特牲禮尸三飯告飽侑至七  
飯少牢禮尸七飯告飽侑至十一飯是飯之侑皆以四  
爲節則諸侯九飯告飽侑至十三飯天子十一飯告飽  
侑至十五飯也少牢禮上佐食舉牢肺正脊投尸尸食  
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乃又食是士三飯告飽須侑  
乃舉牢體再食大夫三飯雖未告飽亦連食三口則止  
舉牢體乃再食也天子禮極文故食一口卽止舉牢體  
乃再食諸侯禮稍簡故食二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大  
夫士禮又簡故食三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也食力無  
數者禮不下庶人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釋文繁步千反

鄭氏曰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

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  
翦繁鵠纓孔氏曰殷質以木爲路無別雕飾乘以祭  
天謂之大路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  
五色一布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布一成車旣樸素故馬  
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供卑用故就多方氏慤曰殷尙  
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多者爲次周則以多爲貴故玉路  
十有再就郊特牲言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彼謂繼先路  
之次路也此言七就謂繼次路而又次者也周路有五  
則殷固不止於三路矣

圭璋特琥璜爵

釋文琥音虎又作虎璜音黃

鄭氏曰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天子酬  
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孔氏曰圭璋玉中之貴也  
特謂不用他物媿之也聘禮曰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典

禮記集解卷二十二

三十一

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  
天子是圭璋朝聘以爲瑞皆無幣帛表德特達不加物  
也若聘禮行享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加束帛又小  
行人云以玉合六幣圭以馬註云二王之後享天子璋  
以皮註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惟圭璋特升亦  
是圭璋特義也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  
或諸侯自相饗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  
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琥璜旣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  
通也案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饗以酬幣致食  
以侑幣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於聘賓  
唯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  
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也愚謂圭璋特有二義朝聘用圭  
璋無束帛之藉一也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皮馬不上於



堂二也上是正義下是兼義半圭曰璋爲虎形曰琥半璧曰璜

鬼神之祭單席

孔氏曰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也惡謂此謂祭外神之席若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是也其宗廟之祭則司几筵祀先王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皆不單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鄭氏曰謂君揖之孔氏曰特獨也旅衆也君出路門視諸臣之朝若大夫則君人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寡而君衆共一揖之也大夫貴故人人得揖士賤故衆共得一揖是以少爲貴此諸侯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是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二

古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釋文量音亮皿命景反字林音猛

方氏慤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以九以七以五爲節此宮室以大爲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俎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爲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槨則周於棺此棺槨以大爲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此邱封以大爲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愚謂器皿以大爲貴若天子之弓合九成規諸侯合七成規大夫合五成規牛鼎之屬三尺腳鼎二尺之類至車之淺深廣狹其制有定君路曰大路特尊其名耳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

舉觶卑者舉角

釋文散  
悉旦反

鄭氏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

五升曰散陸氏佃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

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愚謂獻謂獻

尸也君夫人獻尸以爵諸臣爲加爵用散明堂位爵用

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是也是貴者獻以爵賤者獻

以散也案特牲禮兄弟弟子舉解於其長爲旅酬之始

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爲無算爵之始

而無舉角之事特牲禮主人獻尸以角又郊特牲云舉

犛角詔妥尸此雖皆用角然與卑者舉角之義不相當

疑天子諸侯尸有旅酬之禮酬尸用解而爲尊者之所

舉至賓與兄弟相酬避尸之所用故旅酬降而用角而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五十一

爲卑者之所舉與○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解本

觚鄭氏云  
當作觶

三升是爵與觶以木爲之觚角散亦皆木爲

之可知朱子紹興禮器圖爵範銅爲之蓋後世之制耳

其形製則朱子圖謂兩柱三足有流有鑿者當得之祭

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孔疏謂柄爲尾卽朱

子圖所謂鑿也聶氏崇義云今祭祀之爵刻木爵立方

板上失之矣然其圖乃仍爲爵立方板誤也觚爲稜角

故謂之觚周禮鬯人凡鬻事用散尊鄭氏謂無飾曰散

然則散爵亦無飾者也散爵無飾則爵觚觶角皆刻畫

爲飾矣天子諸侯之爵飾以玉謂之玉爵飾以瑤謂之

瑤爵其角與散或以璧飾之謂之璧散璧角大夫士所

用之爵蓋但有疏刻而無他飾與

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釋文  
甒音

鄭氏曰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易曰尊酒簋  
貳用缶愚謂子男饗禮五獻五獻之尊饗子男所用之  
尊也瓦甒卽燕禮之瓦大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聘禮  
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是甒與大皆可以盛醴又皆瓦爲  
之其爲一器無疑此瓦甒蓋亦以盛醴以爲君尊壺與  
缶皆以盛酒壺以爲卿大夫之尊缶以爲士旅食者之  
尊也燕禮兩方壺在東楹之西以爲卿大夫士之尊兩  
圓壺在門西以爲士旅食者之尊此兩君相饗故惟君  
尊設於堂上而卿大夫士之尊設於門內士旅食者之  
尊設於門外也燕禮卿大夫士之尊爲方壺士旅食者  
之尊爲圓壺豈所謂圓壺者卽缶與

禮記集解卷二十二

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堂九尺謂堂廉至地之度也天子堂九尺而階九等盡  
等至堂復爲一級則每等不及一尺也諸侯堂七尺階  
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

有以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至敬謂祭天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埽埽地卽埽也祭法  
曰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宮於  
地上之圜丘奏之函鍾爲宮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蓋天  
地之祭燔柴瘞埋及奏樂皆於壇而行祭禮則在埽也  
陳用之謂祭天無兆非也祭天之所中爲圜壇壇下爲  
壇埽外有壝壝卽兆也郊特牲言兆於南郊是也小宗  
伯但言兆五帝不言兆上帝地祇蓋舉其次以明其上  
大宰言祀五帝掌誓戒具脩等事而不言上帝亦此義

也

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為貴也

釋文樹於據反

鄭氏曰廢猶去也樹斯禁也謂之樹者無足有似於樹

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樹禁如今方案隋長局

足高三寸孔氏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司尊彜鬱鬯

之尊用舟以承之犧象<sup>六等</sup>尊皆不用舟又燕禮諸侯之

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樹及禁皆長四尺廣二尺四

寸深五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樹上有四周

下無足似木壘之樹故因名為樹此謂之樹鄉飲酒禮

謂之斯禁禁局足高三寸刻其足為褰帷之形謂之禁

者因為酒戒也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樹士用禁鄉飲酒

大夫禮云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士冠禮士昏禮

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七

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士禮而云樹禁在東序祭尚厭

飲不為神戒也愚謂鄭註此記云士用樹禁是禁又名

樹禁也特牲禮樹禁在東序鄭註云祭尚厭飲故與大

夫同是樹禁即樹二註不同疑此註為是蓋上之四周

者謂之樹樹下之足謂之禁大夫之樹無足故但謂之

樹鄉飲酒禮謂之斯禁斯滅也斯禁言其切地無足也

士之樹有足故謂之禁又謂之樹禁特牲禮樹禁饌于

東序是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立衣纁裳

釋文卷本又作袞同古木反熏字又作纁許云反

孔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

子龍袞諸侯以下文稍少也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

孤卿希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

者熊氏云諸侯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孤希冕而下  
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詩采菽云元袞及黼是特  
言黼也終南篇云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釋文綠本又作藻  
亦作藻同子老反

藻雜采也冕以雜采絲繩爲旒天子之冕藻五色而云  
朱綠藻者謂五采之中有此二色也十有二旒十二章  
之服之冕也諸侯九旒謂上公也上大夫七者天子之  
卿六命加一命而爲侯伯則鷩冕七旒也下大夫五者  
天子之中下大夫四命加一命而爲子男則毳冕五旒  
也士三者天子之上士元冕三旒也○孔疏以此爲夏  
殷制謂周家冕旒隨命數士但爵弁無旒非也冕旒隨  
命數五等諸侯則然爵弁無旒諸侯之士則然而非可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大

以論天子之卿大夫士也王制三公一命衮三公八命  
加一命而服衮冕九旒則三公之不加命者宜服鷩冕  
矣以此差之則孤卿六命宜服毳冕加一命爲侯伯則  
服鷩冕七旒也大夫四命宜服希冕加一命爲子男則  
服毳冕五旒也大夫希冕則上士元冕宜矣若天子三  
等之士但服爵弁則自希冕以下頓降二等非禮之差  
次也希冕三旒則元冕宜一旒而曰士三者蓋冕必有  
旒而一旒不可以爲飾故進而與希冕同禮窮則同也  
司服冕之服有六而弁師僅言五冕蓋以冕配服則爲  
六而冕則止有五則希冕服元冕服同冕可知矣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

至敬無文者謂祭天襲大裘而不裼也衣以裼爲文以  
襲爲質容謂趨翔爲容士相見禮曰庶人見于君不爲

容進退走父黨至親故見之不爲趨翔之容也

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鼐禘杓此  
以素爲貴也釋文琢字又作琢丈轉反徐又依字丁角反  
大羹音泰和胡厓反越音活犧鄭素何反王  
如字檠本又作暴又作冪又作冪莫歷反禘章善  
反又市戰反杓市灼反○鄭註鼐或作鼐

鄭氏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

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禘白理木也孔氏曰大圭天子

朝日月之圭也但杼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之文尙質

之義也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

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

大羹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鄭云畫尊作鳳

羽婆娑然故謂娑尊疏麤也鼐覆也以麤布爲巾以覆

尊也冪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陸氏佃曰凡木不

飾爲禘禘櫛禘杓是也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勺加飾

矣愚謂大路素者謂祭天之大路質素而無金玉之飾

也越結也結草爲席謂之越席禮運言越席謂祭宗廟

之席結蒲莞爲之者也此言越席與大路連文謂祭天

之席結藁蹠爲之者也犧尊阮氏禮圖云畫以牛形周

禮先鄭註謂以翡翠爲飾聶氏禮圖云禮器犧尊在西

注云犧周禮作獻又詩頌毛傳說用沙羽以飾尊然則

毛鄭獻沙二字讀與娑娑之娑義同皆謂刻鳳凰之象

於尊其羽形娑娑然又詩傳疏說王肅註禮以犧象二

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今按司尊彝雞彝鳥彝

虎彝雌彝犧尊象尊皆以鳥獸名其器則其形製當相

似雞彝鳥彝虎彝雌彝先儒皆以爲刻而畫之爲其象

則犧尊象尊亦然阮氏之說是也若如後鄭之說則犧

尊與鳥彝無別如先鄭之說則虎彝雌彝豈亦以虎雌

爲飾耶至謂爲牛形而鑿其背爲尊此雖在古器或有

之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雅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窋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亦作

牛形然形製詭異置之六彝六尊之列皆不倫未可據以

爲古天子諸侯宗廟之所用也疏布所以隳尊以素爲

貴但據疏布隳言之因隳而連言尊非以犧尊爲素也

杓卽勺也然杓有加於尊而用以酌酒者考工記梓人

爲飲器勺一升是也有加於罍而用以酌水者少牢禮

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料賈氏士冠禮疏謂勺與料爲

一物是也龍勺疏勺酌酒之勺也櫛杓酌水之勺也此

節惟大路越席爲祭天之事若大圭則朝日所摺大羹

則凡祭皆有之犧尊以下則祭宗廟之禮也疏家見大

路乘以祭天遂欲於犧尊櫛杓亦以祭天之說通之又

以祭天器用陶匏不當用犧尊則謂犧尊爲夏殷禮用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三

陶爲周禮又以杓爲爵謂祭天爵不用玉皆誤也夏殷

質於周夏殷祭天用犧尊而周顧用陶耶祭天器用陶

匏以匏爲爵也何以又用櫛耶○周禮冢人祭祀以疏

布巾冢八尊以畫布巾冢六彝蓋宗廟有鬱鬯之灌而

天地無之故言八尊於上者以其爲祭天地宗廟之所

同也言六彝於下者以其爲祭宗廟之所獨也鄭氏解

疏布巾謂祭天地尚質解畫布巾謂宗廟可以文果如

其言則經文雖簡亦不當止於如此矣禮運言宗廟之

禮而曰疏布以冢此又以疏布隳係犧尊言之則疏布

隳不專用於祀天亦明矣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

稱也釋文殺所戒反又所例反

孔氏曰省察也禮既有諸事所趣不同不察則無由可

知不同謂高下大小文素之異也不豐者應少不可多  
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馬氏晞孟曰禮歸於稱故豐之  
而不以為有餘殺之而不以為不足愚謂此引禮運孔  
子之言以結上文不豐不殺孔氏馬氏之說不同然其  
義皆通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句詡萬物大理

釋文詡  
泥矩反

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樂五教反○  
今按樂音浴

禮之多大高文者皆多之屬也外心謂發其心於外也  
詡普也徧也物猶事也天地與聖人之德發揚昭著徧  
於萬物其理至大其事甚博非備物不足以稱之故君  
子之於禮樂其發見於外而極夫儀文之盛凡以求稱  
乎德之盛大而已

禮記集解卷二十二

三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  
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  
君子慎其獨也

禮之少小下素者皆少之屬也內心謂專其心於內也  
德產猶德性也致極也天地與聖人德性之極至精深  
微妙而物無可以稱之故君子之於禮必致慎於幽獨  
務於在內之致誠而不專事乎外之備物凡以求象夫  
德之精微而已蓋發揚者德之用天地之大生廣生聖  
人之位天育物人之所得而見者也精微者德之體天  
地之於穆不已聖人之至誠無息人所不得而見者也  
樂其發者由內而推之於外自忠信之本而求盡夫義  
理之文也慎其獨者由外而約之於內自義理之文而  
歸極於忠信之本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  
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釋文樂音洛

孔氏曰內極敬慎而其理可尊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  
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爲貴極心於外故外以多爲美方  
氏慤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愚謂大禮必簡故內  
之爲美宜寡而多則失其所爲貴宜多而寡則失其所  
爲美是以行禮唯其稱也

